

于右老和中南半島

張國鈞

總統巨著首先採用

民國三十年農曆新年年初，陝西同鄉會在重慶陶園八德四維之堂聚會，由于右任先生主持。我於二十九年夏季自國立中央大學地理系畢業，這時方受聘於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隨同蔣君章先生在重慶作資源統計調查；因此就便參加了陝西同鄉的團拜。團拜完畢，于先生講話之後，先同辦公室。俄頃，李伯純先生來語我：「于先生請你去，有話同你講，他現在會客室，你去好了。」

于先生一生淡泊，生活簡單。他的辦公室就在八德四維之堂隔壁，只有兩間房，每一間房依現時坪數來估量大概約計為六坪。裏面的一間擺一張床，一張辦公桌；外面的一間擺一套半新不舊的沙發，是他的會客室也是他的餐廳，抗戰時期于先生大半時間就生活起居於這兩間房中。

這是我第一次腳踏于先生的辦公室，二十九年夏季我曾代表中央大學陝西同鄉赴山洞遊龍山二十五號于公館晉見于先生一次，所以這是第二次見面。

于先生首先說：「最近大公報上有一篇文章，是一位陳先生寫的，他稱『印度支那半島』為『中印半島』，並在論述中把我們雲南省也包括在內，你有沒有看到？」

我答道：「我看到了。」

于先生說：「你覺得他講的對嗎？」于先生沒等我回答，又鄭重其事說道：「印度支那半島是別國的，如何能將我們雲南省包含於內，這是絕對錯誤的。」接着又繼續說道：「你替我寫一篇文章，把他的錯誤指出來。」

中南半島一文初稿完成以後，于先生關於「印度支那」一詞不妥，亦深感有改正的必要，對於該一名稱曾費時反復推敲。記得他曾說過：「地名有以物產而名者，如常熟，如太倉，是不可以稱之為『米倉半島』……」最後則決定正名為「中南半島」，蓋西方人所謂「印度支那半島」者係依其地理位置而命名，于先生最後乃決定亦依其地理位置而正名為「中南半島」。

「中南半島之範圍與命名問題」一文，發表於民國三十年二月九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文末記者附註：「按此文為右任先生最近所感，命

秘書筆記，特贈本報發表。記者對本文旨趣完全同感。中南半島之名稱甚為正大，我國地理學界大可採用之，而右任先生在盡瘁國務百忙中，向學術界提出此種有益之問題，其卓識與熱心，皆甚可感謝也。」

總統於巨著「中國之命運」中首先採用之，史地學家張其昀博士亦皆曾領先採用。于先生逝世雖已歷十年，終能及時看到「中南半島」一名之被普遍採用。憶先生常謂地理地名不可稍有疏忽，敵人謀我無所不用其極，於無意中的損失往往難於補償也。今日隨便想來，有多少地名，因為少不經心，以訛傳訛，鬧成多少笑話。東北的濱江，舊稱哈爾濱，日偽時代重稱它為哈爾濱。抗戰勝利東北收復以後，各方不察，竟從敵偽之稱呼；其他類似的尚有龍江（齊齊哈爾）、呼倫（海拉爾）等。

滇緬泰越印度支那

茲就原稿，將「中南半島之範圍與命名問題」抄附於次，雖事隔三十餘年，其意義深長也。

予所謂「中南半島」，即普通所謂「印

度支那「半島」也。

一月五日大公報星期論文，陳碧笙先生以「印度支那半島」之名，係日人自西文「Indo-China Peninsula」譯出，「支那」一詞，乃日對中國之稱謂，且含有輕視之意，我國不宜採用，故改譯為「中印」半島；同時復將其範圍擴大，包括我國之雲南省與英屬馬來亞，而題其文曰：「動盪之中印半島」。予讀後有感，爰述己意，以就正於專家。

陳君以我國雲南省包入所謂「中印半島」，理由凡四，茲擇要錄其原文如下：

「(一)雲南南部與緬泰越北部同在北緯二十五度以南，屬於撣部高原區域 (Shan Plateau)……高度相若 (自一千英尺至三千英尺)，氣候相同 (亞熱帶)，物產類似 (農產以稻茶棉為大宗，礦產以銀鉛銅銻為大宗)，中無高山大川以為阻隔，在地理上應屬於同一自然單位。

(二)雲南為半島衆山之祖，諸水之源：……故雲南一地實扼半島之上遊，控三邦之樞紐，其形勢高屋建瓴，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全局而有餘；討論半島之軍事形勢，絕不能置雲南於局外。

(三)雲南南部與緬越交界處長達三千公里，境地相接，犬牙交錯；滇緬之間且有二段未定界區域，北之片馬野人山，南之班洪卡瓦山，屬中屬英，至今未能確定。再如泰國收回老撾運動如能成功，則滇泰接壤無

可能，界務糾紛，勢所難免。

(四)滇緬泰越延袤數千里間，居民以泰族為主，漢人、羅羅、苗、僑諸族為副，其人種語言宗教習俗無一不同，遷徙移動既繁，通婚雜居尤夥，欲劃一明顯界限殆不可能。」

先就地理單位言，劃分自然區域之主要依據為氣候與地形，旁及河流物產民族風俗習慣等以為參考。以言地形，滇省固遠較「半島」為複雜。雲南東部與貴州全省，在地理界中稱為雲貴高原。高度由東向西漸增，海拔約由千餘公尺至兩千公尺不等；因受河水激流之沖積割切，在山間常有小塊平地，當地人多稱為壩子。雲南省西部尤為複雜，山脈與經度平行，皆南北方面，即普通所熟聞之橫斷山脈是也。大山縱列，起伏無窮，計自東而西排列有大雪山脈，雲嶺山脈，怒山山脈，高黎貢山脈，江心坡山脈等，大都傾斜甚急，險峻異常，高峯常在五、六千公尺以上 (一萬數千英尺)，而較低者亦在三千公尺以上。直至保山及騰衝以南，山勢始漸開豁低緩，連互對峙之縱谷，亦逐漸散漫而成為不規則之山地；於「半島」中，地形乃膨脹開闊，歧為數支：如越南之安南山脈，泰國之印度馬來山系 (Indo Malaya System)，及緬甸東北部之撣部山地 (Shan Plateau Massif) 等，但其大部之拔海及坡度遠較雲南省為低緩，且緬甸之中部、泰境之中部東部及越南之西部……等，固皆

有相當大面積之低勢平原，其拔海僅達數十公尺，此又雲南省之所絕無者。以言雲南省之河流，因受地形坡度之影響，大都奔放南流，勢極洶湧，無航運之利。但入於「半島」後，則漸平緩，頗可利用。如元江下游之紅河，瀾滄江下游之湄公河，怒江下游之薩爾溫江，恩梅開江下游之伊洛瓦底江等。試再就氣候而言，吾人試按亞洲等溫線圖，則知「半島」之大部 (北緯十度至二十度)，一月份之溫度，皆在攝氏十八度左右，而同月雲南省之溫度則在攝氏七、八度之間，至於雲南省西部及北部之叢山峻嶺中，且將在攝氏零度附近。七月份「半島」之大部溫度，皆在攝氏二十六度附近，而南部之溫度尤高；同時期雲南省大部之溫度則不足攝氏二十度。再就雨量而言：「半島」當夏季時，有印度洋上吹來之西南季風，溫潤潮濕，雨量豐沛，大部之年雨量為一千五百公厘至兩千公厘，而緬甸西部濱海之區，雨量尤高；即以「半島」北部之雨量而言，亦常在一千公厘以上；前者約相當於我國珠江流域之雨量，後者約相當於長江以南湘贛北部之雨量。反觀雲南省，則除西部橫斷山區因西南季風得沿谷北上，雨量甚豐外，餘皆在七百五十公厘至一千公厘之間，相當於四川省北部至漢中盆地之雨量。至於緯度，則「半島」之大部居於北緯十度至二十度之間，而雲南省則大部在北緯二十度至三十度之間，所謂半島，實以大陸凸出部份，三面環海者

爲限，而與地理上之自然單位無關，雲南省深居內陸，安能目爲半島？

陳君又言：「雲南爲『半島』衆山之祖，諸水之源……」試依新地理學之目光觀之，「山並無祖」；且所謂「半島」衆山之祖，諸水之源，亦並不在雲南，且遠達西康與青海。如是言之，西康青海二省亦將包入「半島」以內乎？若就軍事形勢而言，則凡相連之地，必有相關之處，西康青海，其地形且更高於雲南，然就軍事形勢而論，又將如何劃分？

百千萬億祖國精神

再就陳君第三個理由而論，爲了兩段未定之國界及免除界務糾紛計，何以必將雲南省劃入「半島」範圍以內？再就過去歷史言，「半島」昔日固皆我藩屬。有清盛時，我西南之邊疆，直達孟加拉灣，而以緬甸西部之阿拉干山脈（ARAKAN YOMA）爲天然國界，彼時疆界之清晰完整與合理，實遠過今日。自緬甸越南先後爲英法所領，因有今日之界務糾紛。惟其糾紛，必須清劃界線；如以雲南歸入「半島」範圍以內，是否即無界務糾紛？

再以陳君最後之理由而論，種族之雜居，有其歷史、政治以及天然之原因，世界上無一國爲單一之種族所組成。以雲南省而論，東部北部以漢人爲主，南部西部尚有擺夷……等族，而此各族包括泰族，早已一

致融會於大中華族民。雲南爲中華民國之一部，而雲南邊界之各種族又同爲中華民族之一部，一統河山，天然完整，今若劃雲南入於「半島」，而以種族複雜爲理由，不獨有失正確，且恐流弊滋多矣。

至於馬來亞半島，原係「半島」之一部份，蓋半島中之半島也，其應歸入範圍以內，正與希臘半島應歸入巴爾幹半島相同。至於「印度支那」一名，原係日人對於西文之譯名，而「支那」一詞，含有輕視之意，陳先生主張更改，予亦主張更改。

查一地區之命名也，或依其過去史蹟，或依其所處地理位置，或依其特殊政治情形，或依其山川河流，或依其民族習俗等。西人名之爲 Indo-China Peninsula 者，乃以其介於中國與印度之間，僅就「半島」之地理位置而言也。予今提議命名爲「中南半島」，請述其理由如次：

先就歷史言，「半島」自有史以來，早爲中國政治文化勢力所及之地，越南關係尤密，直接爲中國郡縣者一千餘年。且「半島」各地完全脫離我國尚不足六十年（一八八五年越南劃與法，一八八六年承認英人治緬）。我先民披荆斬棘，移殖繁衍於「半島」上也，有史可稽，故「半島」上之風俗習慣，今尙留有舊風。再以其種族而言，「半島」上諸民族與我中華民族有密切之血緣，其關係可謂厚矣。再以其地理位置而言，「半島」居中國之南部，扼我西南邊疆滇桂等省之

門戶。自抗戰軍興，滇緬公路通車，滇緬鐵路興築以來，形勢更爲重要。西人東漸，故由印度視之，曾稱「半島」爲「後印度半島」；日人謀鯨吞，故藉南進之名，亦曾包「半島」於所謂廣義之南洋羣島範圍以內。法國失敗後，日兵進抵越境，與我尤有息息相關之處……凡此諸端，皆示「半島」上之政治情形正日趨複雜，而中國所感受之利害關係，亦日增重要。更以「半島」上之山川河流而言，其大部亦係自北而南，與橫斷山區之山川相同，諸水且大抵皆源於我國境內，而我西南邊疆與「半島」接界之處，因橫截山河，極不自然，故多年有片馬、江心坡等處劃界之困難。而要足證明中國與「半島」形勢相關之密切也。今改「半島」之名曰「中南半島」，足以使國人紀念警惕，表示其地居中國之南部，亦指示「半島」在中國與南洋之間。除彰明其重要之外，並使國人發憤，知抵抗日本南進之爲自衛，視半島之安危有如中國本身焉，則幸甚矣。願地理學家詳論而倡導之！

此文發表之時，對日抗戰方酣，右老期使國人發憤自強；三十餘年以後之今日，神州陸沉，「半島」上之形勢更複雜矣，願右老之靈化作百千萬萬之祖國精神，以拯救百千萬萬受苦受難之大陸同胞。展望前途，革命形勢日張，滅匪之時不遠，風雨鷄鳴，反共復國之期，日感迫人而來。自由與奴役不能共存，迷失者終將有覺醒之日，不僅重有感焉。